

名人逸事

名人逸事

中国古代
志人小说
精品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名人逸事

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精品选

齐 平 编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名人逸事

编 者:齐平编选

责任编辑:陈文瑛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9,000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519-665-6/I·194

定 价:7.8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数量宏富，门类众多，从最初被认为是“残丛小语”、“道听途说”，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代小说中的一批名著名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展示了广阔的生活场景，为我们留下了壮阔的社会历史画卷，富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中国古代小说从语言形态上看，可以分为文言小说和通俗白话小说。而对文言和白话这两大部分的小说再加以分类，则是一件十分必要却又比较困难的事。仅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例。是书对通俗白话小说，宋元时期分“话本”和“拟话本”，明代分“讲史”、“神魔”、“人情”，清代分“讽刺”、“谴责”。从其分类标准来看，宋元依据的是体裁，明代依据的是题材，清代依据的是手法，可见鲁迅先生的分类原则是灵活的，即根据各个时期小说创作的特点来确定分类标准，因此分类标准是多元的。我们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小书，就是从繁多的古代通俗白话短篇小说中，精选出以“志人”为题材的代表作品，以反映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志人”一类作品的概貌和特色。

“志人”一名，最早是鲁迅在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仿照“志怪”之名所拟，用来概括古代文言小说中具有特色的一类作品。顾名思义，志者记也，志人就是记人。“文学即人学”，大凡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离不开反映人、表现人，离不开表现人的思想、情感、生活、行为……等等。鲁迅先生为何在志怪之外另列“志人”一类，可知志人与志怪的区别是明显的。“志怪”之名产生较早，在《庄子·逍遥游》中就有“齐谐者，志怪者也”的说法。志怪之义，盖为记述奇闻怪事之行为。志怪小说就是专门记叙奇闻怪事的作品，其侧重点在于写事，至于这些奇闻怪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已在其次。而志人小说的特点是以人系事，其在描述人和事上的独特之处在于，所写之人一定确有其人，所

写之事大体实有其事。

由于上述的特点，志人小说所写的人物都是地位高贵、声名显赫的人物，而这些人物的在史述、野史中又常有记载，因此志人小说与野史笔记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表现的内容上看，早期的志人小说与野史笔记是一致的，或记一朝之事，或为某人传记，或据摭遗闻轶事、琐语谈丛等等。从这种关系来说，志人小说的发端，大抵不是作者有意进行的文学创作，而是古人记言记事之风的流衍，实际上就是野史笔记中某些具有小说因素的作品。因此，早期的志人小说与包孕它们的野史笔记颇难分辨。志人小说与野史笔记得以严格的区分，那是唐传奇出现之后的事情。

唐代传奇中的志人类作品，已不再是严肃而真实的记录本事，在情节安排和细节描写方面有了铺叙、虚构、渲染，小说的作者抱着一种积极的创作追求，开创出志人小说作品的新天地，唐传奇的名作《长恨歌传》、《柳氏传》、《霍小玉传》等都是如此。《霍小玉传》描写李益与霍小玉的恋爱及悲欢离合故事，虽然李益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却同样是小说家言，比如霍小玉的“霍王小女”身份，显然是一种附会和夸饰。据史书记载：“（李益）有疾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谈闻于时，故时为妒痴为李益疾。”（《旧唐书·李益传》）对于李益为人疑心病严重的情状，史书不可能详叙。《霍小玉传》以篇末三四百字叙写李益疑神疑鬼之事，而以十倍于此的文字重点描述李益负心于小玉的故事，可见《霍小玉传》的创作取材于当时流传甚广的李益妒痴之传闻，加以合理的虚构和渲染，构成一个凄戾惨烈、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志人类小说在唐传奇中得到发展和丰富，但是志人小说以历史上真实人物为作品主人公的这一根本法则，并没有改变。

到了宋代，随着说唱文学的发展，出现了话本，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元乃至明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话本、拟话本，特别是“三言”、“二拍”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成熟，并代表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在这些白话短篇小说作品中，志人类作品不但没有绝迹，而且占有较大的比重。仅以“三

言”的120篇作品为例，志人类作品大约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苏小妹三难新郎》等著名作品。由此可见，白话短篇小说兴起之后，“志人”这一创作题材仍然相当兴盛。

在以往的研究、论述当中，从未有人专门关注过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志人类作品，也就是说志人小说的研究相对冷清，没有能引起重视。由于上述原因，这个小选本就具有一定的初创的意义。关于“志人”小说的界定，通过对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笔记野史之间微妙关系的剖析，可以这样来概括：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志人类作品，就是指以帝王将相、文人高士等历史上显赫有名的人物为主人公，根据他们的言行、经历和传闻，加以铺叙渲染，并反映作者一定的思想倾向的文学作品。“志人”白话短篇小说与文言小说中的志人类作品相比较，除了语言形态上的不同，在性质和特征等方面并无显著区别；“志人”白话短篇小说与话本中“讲史”相比较，可谓是同中有异。“同”指题材，即均取材于历史人物事件，“异”指形式、技巧等，“志人”一般形式短小精干，技巧上多渲染虚构，而“讲史”则相反。

“志人”白话短篇小说虽然在题材上受到限制，只能取材于历史人物事件，但这些小说所涉及的内容还是相当广泛的。

首先，不少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曲折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如《隋炀帝逸游召谴》一篇，揭露隋炀帝荒淫无度，劳民伤财，结果民怨鼎沸，天下尽叛，落得个自缢身亡的下场。这篇小说既对隋炀帝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同时也给后来的当权执政者以警示。又如《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描述金代帝王完颜亮纵欲无度，百计求淫的荒唐故事。金海陵贵为帝王，富有四海，但渔色不休，贪淫无度，不惜廉耻，不论纲常，结果政乱民荒，丧身亡国。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同时，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目的是“以为将来之戒”，具有警世、醒世的作用。

其次，志人白话短篇小说中，描写爱情的作品占了相当多的比重。如《唐解元一笑姻缘》、《苏小妹三难新郎》等篇，古往今来被人们喜闻乐道。《唐解元一笑姻缘》以明代才子唐伯虎为主人公，由秋香的一

笑而引发唐伯虎执着追求，甚至为达目的而屈身华府。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风流才子形象，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苏小妹三难新郎》以宋代著名文学家秦少游和苏小妹的婚姻为题材，特别是塑造了苏小妹这位才女形象。苏小妹出身名门，饱读诗书，但她大胆追求婚姻自由，坚持以自己的标准来挑选夫婿，这对封建礼教是个猛烈冲击。与爱情、婚姻问题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妇女问题。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人民群众都遭受着封建压迫，而妇女所受的压迫比男子更为深重，封建礼教给女子加上种种束缚，规定她们必须成为男子（封建家长或丈夫）的奴隶。苏小妹这一形象，提出了与封建道德相违异的伦理观念，这是极为难得的。

另一方面，一批恃才傲物的文人名士形象及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也是志人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以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王安石为主要人物，作者选取、借用了他们二人的和其他人的逸事，集中表现在苏、王二人身上，成功地塑造了这两个古代文人的形象。《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篇，选取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中的闪光点，联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集中描述了李白的博学多能、放浪不羁。从李白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理想，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伟大诗人的敬仰。《马当神风送滕王阁》一篇，叙写初唐文学家王勃13岁时作《滕王阁序》的故事。《滕王阁序》乃旷世名作，而王勃作此文时又是那样年轻，这个故事具有极强的神秘感。而小说的作者又增加了神仙送风和泛海升仙的情节，就更具备神奇的色彩。《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一篇，选取晚唐文学家罗隐举场困顿和言文多尖新讥讽的事实，加以虚构，敷衍成一个因言得祸的悲剧故事。虽然小说的结局以罗隐悟道、改行从善而晚景荣华收场，但小说对怀才不遇的读书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其它如歌颂友情、赞颂人性的高尚和美好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志人类小说也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篇，则是典型代表。这篇小说描述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臣俞伯牙与楚国山野樵夫钟子期的交往，他们通过弹琴、听琴、论琴而成为知音。“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说明了知音的难得，而俞伯牙、钟子期之间的贵贱相交，本

身就是对庸俗势利的世俗之辈的谴责。

还有，以谋略、用智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如《晏平仲二桃杀三士》表现了晏婴的足智多谋，机警善辩；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如《梁武帝累修归极乐》讲述梁武帝萧衍由信佛而升天的荒诞故事；又如《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主要讲述佛道二教斗法的故事。如此种种，总之志人小说的内容相当广泛，要比较全面地理解志人小说作品的内容，就必须认真阅读这些作品，然后再加以分析评论。

志人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也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志人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上受到限制，即只能取材于历史人物事件，但志人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突破，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优秀作品，生动地描绘出人物的对话、动作和心理状态，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使一批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再现光彩，象唐伯虎、苏小妹等均赖小说而家喻户晓，可见其影响是深远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志人白话小说已不拘泥于历史人物的原事本事，为了表达思想、塑造人物的需要，可以把不同时空的人和事集中于小说人物身上，这对古代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可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典型的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这篇小说写苏轼自恃聪明，对王安石颇多讥诮，王安石三次难倒苏轼，苏深深叹服。其中，改诗一事实为欧阳修改王安石诗，取水一事则是借用唐代李德裕故事，小说中将这些本互不相干的事揉合在一起，集中于苏、王二人身上，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是小说艺术创作手法的成功运用。

当然，志人类白话短篇小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在描述中往往增加了因果报应和鬼神迷信的内容，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成就和影响力。对于这些，今天的读者是不难加以分析和鉴别的。

最后，谈谈本书的编选情况。本书选编小说16篇。在选目确定上，尽量注意兼及各个方面的内容，将不同风格特色的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前面已经提及，志人一类小说未能得到重视，而且很少有人谈及。在这样的条件下，限于我们的水平，这本

小书在选目、注释等方面难免存在问题，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齐 平

1996 年 4 月

目 录

前 言	(1)
-----	-----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古今小说》)	(1)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古今小说》)	(10)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古今小说》)	(16)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警世通言》)	(32)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警世通言》)	(41)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警世通言》)	(49)
李滴仙醉草吓蛮书 (《警世通言》)	(60)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警世通言》)	(72)
唐解元一笑姻缘 (《警世通言》)	(87)
苏小妹三难新郎 (《醒世恒言》)	(96)
金海陵纵欲亡身 (《醒世恒言》)	(107)
隋炀帝逸游召谴 (《醒世恒言》)	(135)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醒世恒言》)	(146)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初刻拍案惊奇》)	(154)
玉箫女再世玉环缘 (《石点头》)	(164)
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 (《西湖二集》)	(187)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导读】本篇选自明代冯梦龙编纂的话本小说集《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又名《喻世明言》，与冯梦龙的另外两种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为“三言”。大约刻于泰昌、天启年间（1621年左右），现日本藏有天许斋《古今小说》原刻本与复刻本。今人王古鲁据此互补而成一部较完善的本子，1947年涵芬楼排印。

本篇的题材取自宋代词人柳永的故事。柳永是北宋著名的词人，他年轻时是个风流才子，喜欢为秦楼楚馆的姑娘们和教坊的乐工们填词，用当时的口语写出她们的心思。他与这些歌女舞伎交游甚密，死后歌女们聚资为他营葬，因此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这些歌女们每年还为他举行“吊柳会”。本篇即是敷衍此事而成的小说。

本篇的入话叙述孟浩然终身不遇事。正文是据《独醒杂志》卷四补叙的：“柳耆卿（永）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又《芥舟撮记》云：“柳永字耆卿，死后家无余资，群妓合金葬之。每春月上塚，谓之‘吊柳七’。”故事内容以爱情为题材，描写众名姬对柳永的爱情，歌颂了她们内心的纯真与执着。艺术上塑造了柳永风流倜傥的形象，刻画了众名姬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生活细节描写结合起来，细致入微。在结构体制方面，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把入话等作为创作的结构形式，故事情节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明人的白话短篇小说保留了说话人的表演特点，使读者仿佛如听艺人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有一定的吸引力。

同题材的戏文有《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见《寒山堂南曲谱》），杂剧有邹式金《春风吊柳七》，传奇有明王元寿《领春风》。

北阙休上诗，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下窗虚。

这首诗，乃唐朝孟浩然所作。他是襄阳第一个有名的诗人，流寓东京。宰相张说甚重其才，与之交厚。一日，张说在中书省入直，草应制诗，苦思不就，遣堂吏密请孟浩然到来，商量一联诗句。正尔烹茶细论，忽然唐明皇驾到。孟浩然无处躲避，伏于床后。明皇早已瞧见，问张说道：“适才避朕者，何人也？”张说奏道：“此襄阳诗人孟浩然，臣之故友，偶然来此。因布衣，不敢唐突圣驾。”明皇道：“朕亦素闻此人之名，愿一见之。”孟浩然只得出来，拜伏于地，口称死罪。明皇道：“闻卿善诗，可将生平得意一首，诵与朕听。”孟浩然就诵了“北阙休上诗”这一首。明皇道：“卿非不才之流，朕亦未为明主。然卿自不来见朕，朕未尝弃卿也。”当下龙颜不悦，起驾去了。

次日，张说入朝，见帝谢罪，因力荐浩然之才，可充馆职。明皇道：“前朕闻孟浩然有‘流星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何其清新；又闻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之句，何其雄壮！昨在朕前，偏述枯槁之辞，又且中怀怨望，非用世之器也。宜听归南山，以成其志。”由是终身不用，至今人称为孟山人。后人有诗叹云：

新诗一首献当朝，欲望荣华转寂寥。

不是不才明主弃，从来贵贱命中招。

古人中有因一言拜相的，又有一篇赋上遇主的，那孟浩然只为错念了八句诗，失了君王之意，岂非命乎？如今我又说一桩故事，也是个有名才子，只为一首词上，误了功名，终身坎壈，后来颠到成了风流佳话。那人是谁？说起来，是宋神宗时人，姓柳名永，字耆卿，原是建宁府崇安县人氏，因随父亲作宦，流落东京，排行第七，人都称为柳七官人。年二十五岁，丰姿洒落，人才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至于吟诗作赋，尤其本等。还有一件，最其所长，乃是填词。

怎么叫做填词？假如李太白有《忆秦娥》、《菩萨蛮》，王维有《郁轮袍》，这都是词名，又谓之诗余，唐时名妓多歌之。至宋时，大晟府

乐官博采词名，填腔进御。这个词，比切声调，分配十二律，其某律某调，句长句短，合用平上去入四声字眼，有个一定不移之格。作词者，按格填入，务要字与音协，一些杜撰不得，所以谓之填词。那柳七官人，于音律里面，第一精通，将大晟府乐词，加添至二百余调，真个是词家独步。他也自恃其才，没有一个人看得入眼，所以缙绅之门，绝不去走；文字之交，也没有人。终日只是穿花街，走柳巷，东京多少名妓，无不敬慕他，以得见为荣。若有不认得柳七者，众人都笑他为下品，不列姊妹之数。所以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

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

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那柳七官人，真个是朝朝楚馆，夜夜秦楼。内中有三个出名上等的行首^①，往来尤密，一个唤做陈师师，一个唤做赵香香，一个唤做徐冬冬。这三个行首，赔着自己钱财，争养柳七官人。怎见得？有《戏题》一词，名《西江月》为证：

调笑师师最惯，香香暗地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管”字下边无分，“闭”字加点如何？权将“好”字自停那，“姦”字中间着我。

这柳七官人，诗词文采，压于朝士，因此近侍官员，虽闻他恃才高傲，却也多少敬慕他的。那时天下太平，凡一才一艺之士，无不录用。有司荐柳永才名，朝中又有人保奏，除授浙江管下余杭县宰。这县宰官儿，虽不满柳耆卿之意，把做个进身之阶，却也罢了，只是舍不得那三个行首。时值春暮，将欲起程，乃制《西江月》为词，以寓惜别之意：

风额绣帘高卷，兽簷朱户频摇。两竿红日上花梢，春睡厌厌难觉。好梦狂随飞絮，闲愁浓胜香醪。不成雨暮与云朝，又是韶光过了。

三个行首，闻得柳七官人浙江赴任，都来饯别。众妓至者如云，耆卿口占《如梦令》云：

① 行首：宋元时称上等妓女为行首。

郊外绿阴千里，掩映红裙十队。惜别语方长，车马催人速去，偷泪，偷泪，那得分身应你！

柳七官人别了众名姬，携着琴剑书箱，扮作游学秀士，迤逦上路。一路观看风景，行至江州。访问本处名妓，有人说道：“此处只有谢玉英，才色第一。”耆卿问了住处，径来相访。玉英迎接了，见耆卿人物文雅，便邀入个小小书房。耆卿举目看时，果然摆设得精致。但见：

明窗净几，竹榻茶炉。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蒸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玩览，一枰棋局佐欢娱。

耆卿看他桌上，摆着一册书，题云《柳七新词》。检开看时，都是耆卿平日的乐府，蝇头细字，写得齐整。耆卿问道：“此词何处得来？”玉英道：“此乃东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妾平昔甚爱其词，每听人传诵，辄手录成帙。”耆卿又问道：“天下词人甚多，卿何以独爱此作？”玉英道：“他描情写景，字字逼真。如《秋思》一篇末云：‘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秋别》一篇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等语，人不能道。妾每诵其词，不忍释手，恨不得见其人耳。”耆卿道：“卿要识柳七官人否？只小生就是。”玉英大惊，问其来历。耆卿将余杭赴任之事，说了一遍。玉英拜倒在地，道：“贱妾凡胎，不识神仙，望乞恕罪。”置酒款待，殷勤留宿。

耆卿深感其意，一连住了三五日，恐怕误了凭限，只得告别。玉英十分眷恋，设下山盟海誓，一心要相随柳七官人，侍奉箕帚。耆卿道：“赴任不便，若果有此心，俟任满回日，同到长安。”玉英道：“既蒙官人不弃贱妾，从今为始，即当杜门绝客以待，切勿遗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耆卿索纸，写下一词，名《玉女摇仙佩》，词云：

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恐傍人笑我，谈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

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辜鸳被。

耆卿吟词罢，别了玉英上路。不一日，来到姑苏地方，看见山明水秀，到个路傍酒楼，沽饮三杯。忽听得鼓声齐响，临窗而望，乃是一群儿童，掉了小船，在湖上戏水采莲。口中唱着吴歌云：

采莲阿姐斗梳妆，好似红莲搭个白莲争。红莲自道颜色好，白莲自道粉花香。粉花香，粉花香，贪花人一见便来抢。红个也忒贵，白个也弗强。当面下手弗得，和你私下商量。好像荷叶遮身无人见，下头成藕带丝长。

柳七官人听罢，取出笔来，也做一只吴歌，题于壁上。歌云：

十里荷花九里红，中间一朵白松松。白莲则好摸藕吃，红莲则好结莲蓬。结莲蓬，结莲蓬，莲蓬生得忒玲珑。肚里一团清趣，外头包裹重重。有人吃着滋味，一时劈破难容。只图口甜，那得知我心里苦？开花结子一场空。

这首吴歌，流传吴下，至今有人唱之。

却说柳七官人过了姑苏，来到余杭县上任，端的为官清正，讼简词稀。听政之暇，便在大涤、天柱、由拳诸山，登临游玩，赋诗饮酒。这余杭县中，也有几家官妓，轮番承直。但是讼牒中犯着妓者名字，便不准行。妓中有个周月仙，颇有姿色，更通文墨。一日，在县衙唱曲侑酒，柳县宰见他似有不乐之色，问其缘故。月仙低头不语，两泪交流。县宰再三盘问，月仙只得告诉。

原来月仙与本地一个黄秀才，情意甚密。月仙一心只要嫁那秀才，奈秀才家贫，不能备办财礼。月仙守那秀才之节，暂不接客。老鸨再三逼迫，只是不从，因是亲生之女，无可奈何。黄秀才书馆与月仙只隔一条大河，每夜月仙渡船而去，与秀才相聚，至晓又回。同县有个刘二员外，爱月仙丰姿，欲与欢会。月仙执意不肯，吟诗四句道。

不学路傍柳，甘同幽谷兰。游蜂若相询，莫作野花看。

刘二员外心生一计，嘱付舟人，教他乘月仙夜渡，移至无人之处，强奸了他，取个执证回话，自有重赏。舟人贪了赏赐，果然乘月仙下船，远远撑去。月仙见不是路，喝他住舡。那舟人那里肯依？直摇到芦花深处僻静所在，将船泊了，走入船舱，把月仙抱住，逼着定要云雨。月仙自料难以脱身，不得已而从之。云收雨散，月仙惆怅，吟

诗一首：

自恨身为妓，遭污不敢言。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

是夜月仙仍到黄秀才馆中住宿，却不敢声告诉，至晓回家。其舟人记了这四句诗，回复刘二员外。员外将一錠银子，赏了舟人去了，便差人邀请月仙家中侑酒。酒到半酣，又去调戏月仙，月仙仍旧推阻。刘二员外取出一把扇子来，扇上有诗四句，教月仙诵之。月仙大惊，原来却是舟中所吟四句，当下顿口无言。刘二员外道：“此处牙床锦被，强似芦花明月，小娘子勿再推托。”月仙满面羞惭，安身无地，只得从了刘二员外之命。以后刘二员外日逐在他家占住，不容黄秀才相处。

自古道：“小娘爱俏，鸨儿爱钞。”黄秀才虽然儒雅，怎比得刘二员外有钱有钞？虽然中了鸨儿之意，月仙心下只想黄秀才，以此闷闷不乐。今番被县宰盘问不过，只得将情诉与。柳耆卿是风流首领，听得此语，好生怜悯。当日就唤老鸨过来，将钱八十千付作身价，替月仙除了乐籍。一面请黄秀才相见，亲领月仙回去，成其夫妇。黄秀才与周月仙拜谢不尽。正是：

风月客怜风月客，有情人遇有情人。

柳耆卿在余杭三年，任满还京，想起谢玉英之约，便道再到江州。原来谢玉英初别耆卿，果然杜门绝客。过了一年之后，不见耆卿通问，未免风愁月恨，更兼日用之需，无从进益，日逐车马填门，回他不脱。想着五夜夫妻，未知所言真假，又有闲汉从中撺掇，不免又随风倒舵，依前接客。有个新安大贾孙员外，颇有文雅，与他相处年余，费过千金。耆卿到玉英家询问，正值孙员外邀玉英同往湖口看船去了。耆卿到不遇，知玉英负约，怏怏不乐，乃取花笺一幅，制词名《击梧桐》，词云：

香靥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与。自识伊来便好看承，会得妖娆心素。临岐再约同欢，定是都把平生相许。又恐恩情易破难成，未免千般思虑。近日重来，空房而已，苦杀叨叨言语。便认得听人教当，拟把前言轻负。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词赋。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后写：“东京柳永访玉卿不遇漫题。”耆卿写毕，念了一遍，将词笺粘

于壁上，拂袖而出。回到东京，屡有人举荐，升为屯田员外郎之职。东京这班名姬，依旧来往。耆卿所支俸钱，及一应求诗求词馈送下来的东西，都在妓家销化。

一日，正在徐冬冬家积翠楼戏耍，宰相吕夷简差堂吏传命，直寻将来，说道：“吕相公六十诞辰，家妓无新歌上寿，特求员外一阕，幸即挥毫，以便演习。蜀锦二端，吴綾四端，聊充润笔之敬，伏乞俯纳。”耆卿允了，留堂吏在楼下酒饭，问徐冬冬有好纸否。徐冬冬在篋中取出两幅芙蓉笺纸，放于案上。耆卿磨得墨浓，蘸得笔饱，拂开一幅笺纸，不打草儿，写下《千秋岁》一阕云：

泰阶平了，又见三台耀。烽火静，櫓枪扫。朝堂耆硕辅，樽俎英雄表。福无艾，山河带砺人难老。渭水当年钓，晚应飞熊兆。同一吕，今偏早。乌纱头未白，笑把金樽倒。人争羨，二十四遍中书考。

耆卿一笔写完，还剩下芙蓉笺一纸，余兴未尽，后写《西江月》一调云：

腹内胎生异锦，笔端舌喷长江。纵教匹绢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

耆卿写毕，放在桌上。恰好陈师师家差个侍儿来请，说道：“有下路新到一个美人，不言姓名，自述特慕员外，不远千里而来，今在寒家奉候，乞即降临。”耆卿忙把诗词装入封套，打发堂吏动身去了，自己随后往陈师师家来。一见了那美人，吃了一惊。那美人是谁？正是：

着意寻不见，有时还自来。

那美人正是江州谢玉英。他从湖口看缸回来，见了壁上这只《击梧桐》词，再三讽咏。想着耆卿果是有情之人，不负前约，自觉惭愧。瞒了孙员外，收拾家私，雇了船只，一径到东京来问柳七官人。闻知他在陈师师家往来极厚，特拜望师师，求其引见耆卿。当时分明是断花再接，缺月重圆，不胜之喜。陈师师问其详细，便留谢玉英同住。玉英怕不稳便，商量割东边院子另住。自到东京，从不见客，只与耆卿相处，如夫妇一般。耆卿若往别妓家去，也不阻挡，甚有贤达之称。